

經世戰時特刊

抗戰後中國政治的設施與改革

天柱

一個國家，無論大或小，都難免有若干弱點，但是大部份國家，尤其是開明的國家，比較還看得過去，惟在中國在這一方面提起來令人灰心，在社會交際的場合中，無論你遇到那一行的人物，他總可以將他那一行的弱點或毛病一五一十的說出，一位留心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人，若把他所聽到的關於這類的材料收集起來，很可以寫成一部有「信史」價值的黑幕大觀，現在國家到了這步田地，照理說，過去的毛病應當是不再存在了，有良心的人們都是這樣的盼望着。事實怎樣呢？這話很難具體的回答，不在某一行，就很難拿具體事實說某一行糟糕。不過有的事是可以從內行人得知的，有的事是擺在眼前的，還有的事是可

◀ 次日期七廿第 ▶

抗戰後中國政治的設施與改革……	天柱
中華民族之特質及復興之途徑(二)——蕭一山	
改善大學中國文學系野議……	徐澄宇
敵軍是我們的宣傳隊……	秋生
如此江南！(二)——人間地獄……	沙湖因
戎馬關山集(四)……	徐澄宇
編輯後記……	編者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以推測的，想到一點，也不妨掛一漏萬的寫一點。全國的目的都是在爭取最後勝利，我以為欲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洗刷固有的弱點。國事至此我們不肯直說是我們錯誤，政府若不許我們直說，那也不見得就不錯。我們不要怕暴露弱點，實在的說，人家明瞭我們的弱點比我們本身還清楚。

國事千頭萬緒，從何處說起呢？我不是留心一切問題的人，也從未把所聽到的都記載下來，當然不能寫成一部可信的黑幕大觀，而且為篇幅所限縱材料豐富也不能暢所欲言。因為政治是一切的基礎現在我只提出幾個有關於政治設施和革新問題來討論一下。

就積極方面說，我們在政治的設施上，殊未能爭取時間，應作便作。單就戰爭發動以後的情形來說，我們需要最迫切的，除人力可自給外，是金錢，武器，與必要的交通線。金錢須向外國借貸，中國既弱且貧，不易得到外國的信任。縱使我們借不着，還可以原諒自己，次談到武器。尤其是重武器如大炮及飛機等，我們固不能不需要外國接濟，戰爭剛發動時，需要向國外購買的分量更大。但是我們既認定這次抗戰非長期不足以獲得勝利，便應知長期抗戰，決不可全賴向外國購買武器。尤其是決勝負的重武器，事實上縱欲賴外國接濟亦有所不能，比方說，飛機消耗甚快，必須自己設廠才能隨時補充，大炮為陣地戰極重要的武器，由外國購買，運入甚感困難，且數量甚小，亦非本身設廠不能有充分的接濟，西班牙人民政府在三個月內竟能設立一個飛機製造廠，以中國的力量欲追趕西班牙似乎也能作得到，事實上又怎樣呢？據個人所感覺與觀察到的，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至少是不夠快，或者說至少是沒有看到就作。幫助我出兵的與國固不易得，幫助我建設兵工廠或飛機製造廠的與國不見得就找不着。

再次談到交通，抗戰未發動以前，就應當早看到將來比較可靠的國際路線是那幾條，應當早作準備。抗戰發動以後日本第三艦隊即已宣佈封鎖中國海岸，更應當立即準備應付的方法。比較可靠的國際路線當然是在西南與西北，尤以西北為最重要，西南方面雲南通四川的鐵路去年七

八月間就應當興工修築，西北新疆通甘肅的鐵路也應當同時動工，誠然中國是個窮國家，無此財力發動此項巨大工程，不過我相信若修建這兩條鐵路，向有關係的國家借款是不難成功的。如果當時着手建築雖不能全部完成，現在至少有一部份可以通車，於運輸上必有不少的便利。現在政府對於這兩條路線的需要感覺迫切了，當然還是可以興修，但戰事已到現階段，此時建築似未免太遲，究竟馬上就着手修建還是比不修建的好。

積極方面我們既是看到不能就作，消極方面我們也不見得看到錯處就改。貪污是中國盛行的毛病，抗戰以後這極毛病是否已經一掃而空呢？照理說，這種根深蒂固的弱點是不會在最短期中被掃除盡淨，在報紙上會看到政府三命五申要除此惡習，很可以證明這種惡習是不易革除。政府對於貪污會訂有懲治的條例，但除了少數小吏受過懲戒外，我們很少看到一個簡比以上的官吏受過貪污的處分。我不想信大官會比小官廉節，政府如認真的雷厲風行來肅清貪污，這一年來一定有不少的官吏受懲處，然而我們在報紙上則很少看到處罰貪污的新聞，同時却聽到很多「口說無憑」的貪污的故事。

敷衍塞責與作事無效率也是中國政界流行的象徵。抗戰以後，有的機關固然是大忙特忙，有的機關還是照舊敷衍，有的在機關服務的朋友上午辦公下午不辦公，有的到辦公室無一定的時間。有友人告訴我他到某某大機關訪友

，到下午三時還有許多重要職員未到，在平時公事延緩已屬不對，戰爭時期，應當是有公事就辦，然而常常一件不重要的事可以拖到數日至數月尚未辦好，這些小事誰肯注意，又誰肯說話。監察院各委員目前似乎不大忙碌，何妨在這些小事上多多注意，嚴格的監察各機關行政與人員服務的情況。

用人行政，即在其他國家亦難望其十分公允，在中國似更過之，這種情形頗使許多人士感覺不平，希望政府不要忽視這一點。要知人事刷新為革新政治重要的步驟，而各機關選用官吏與其他人員的方法，迄未見有顯着的改革；有要人援引的，似乎能作文章便是專家，能讀書籍便是學者，能演說便是名流，便不愁無人羅致，國民參政會議原是標榜網羅全國才智之士，結果只是羅致了少數看得過去的人物，其中有些似乎不大孚衆望，同時國內尚有不少優秀份子却不知爲什麼緣故不得入選。若爲名額所限制，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參政縱擴充到四百名或五百名亦不算多。我們縱不能希望作到野無遺賢，也不願見許多

中華民族之特質及復興之途徑 (二)

蕭一山

講到知足，古人原來爲的是節慾與勤儉，節慾的意思，只是怕世人過分注重物質的生活而忘却了道義，勤儉的意思，只是要世人節制不正當的消費而留以有餘，並增加生產。所以書經上說：「政在養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志士埋沒。再拿這次退到後方的人士來說，有關係的人士可以很不費事的得到位置，沒有什麼關係的人大部份只有在自己的屋裏發牢騷。

事到如今，沒有一個人不擁護政府，不擁護領袖。但是擁護的方法不只是歌功頌德，也要痛陳時弊。作者愛黨，愛國，愛領袖不後人，惟寧願直言取過，不肯阿諛求寵。今日再不說直話實在有點對不住天良。不過我是一個與政治無關的人，雖愛國心切，但憑膚淺的觀察，空洞的傳說，和理想的揣測所發表的議論也許不盡是對的。望主持國家大政的諸公要瞭解作者的用心，恕作者的愚直，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最後根據上面所說我願對政府提出兩種希望，第一，今後一切設施務要爭取時間，看到就作，不可再拖延誤事。第二，今後對於政治的刷新應力求其澈底，過去毛病應一律剷除，不可再因循顧忌。我苟不願自亡，日人決不能亡我。國家已到存亡斷續之交，只有振作才可以救亡。

「這個和字是極有分寸的。孔子稱讚夏禹說：『非飲水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子牙子在盈虛大禮篇中也說：『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所謂不

飾不衣，並非是不愛，而惡衣服卑宮室的意思，却是爲的「致美黻冕」，「盡力溝洫」。後人把這種意思弄錯了，就一味的壓制物慾和提倡節儉，因爲壓制物慾，連物質的蘊藏也不「利用」了，因爲提倡節儉，運增進合理的「厚生」也不講了。在生活條件上能不受自然物質的支配麼？西洋學者說經濟發展的動力是由於慾望，而科學發達的原因而由於格物。我們壓制慾望，鄙棄格物，所以經濟不能發達，而科學自然也落後了。

一個人的生活條件，端賴物質來維持他，一個國家的生存條件，端賴武力來維護他，人與國家的關係，又端賴民族意識國家觀念來維繫他。所謂近代化的國家也者，其條件也不外乎這三種：

(一) 機械化的武力。

(二) 民族化的國家。

(三) 科學化的產業。

我們偏偏缺少這三件，所以我們尙不能成爲近代化的國家。幾十年來所受外力的壓迫，都是因爲這三件事不如人，而每一次的「自強」「維新」「革命」「文化」運動，都是想就這三件事來趕上西洋人，甚至於趕上日本人。——原來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和我們是一樣的，受了我們隋唐時代文化的薰染，明治維新後，她極力摩仿近代文化，才變成一個頭等強國——可是我們幾十年來所得的效果並不顯著。究竟是因爲這些條件不夠呢？還是因爲我們未能澈

底作到呢？我們要探本求源，就不能不明白我們民族的特質以及所發生的流弊。

和平是好的。但自己沒有維持和平的能力，而乞求人替我們維持和平，這就可恥了。和平是自己有超越的武力而不向人家侵略，或壓迫人家，才算真正的和平。倘若自己無保衛之能力，受人家的侵略，而猶高談和平，這只是屈服或投降，那得有真的和平？狼遇見豹，虎遇見獅，彼此吃飽了睡一覺，鬪鬪相安無事，勉強算是和平。如果綿羊遇見虎狼，睡在地下由他吞噬，這能算是和平麼？

寬大是好的。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大同觀念，只是在我們的地位優越時可以講，免得蹈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的軌轍。可是我們受了人家的侵略，我們也講大而無當的大同主義，無國家，無種族，那我們只有被人家吞併消滅而已。中國幾千年來，不是也曾利用過這寬大的「法寶」同化若干的種族和國家麼？但「今昔異時」「文化高低異趣」，我們不可拘泥往迹呀！要知道：文化有強固之力，暫時的政治屈服是可以文化來求最後勝利的，但現在我們文化的力量在那里？況且爲保持文化，也必須有強固的國家，猶之乎精神和軀體一樣，不然身體屈服，精神也可以被感化的。我們要有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也正是爲的保持文化。再說寬大的結果，漫無制限，最容易使人無組織，無秩序，中國以往受制異族，不是因爲武力不如，而實是因爲社會組織太鬆弛了。

知足也是好的。過分的慾望，無限制的尋求，足以長起人的貪婪心僥倖心，容易使人道德墮落，見利忘義，但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只是「士志於道」而求「樂在其中」的一方面，若「簞食瓢飲」的乞丐相，「納履踵決」的窮病相，難道就是孔子所說人生的真諦麼？孔子不慕不義之富貴，並不是不要富貴二字。可是後來儒家道學氣太重，把慾望壓制的太過，一切物質條件完全擱置了，使我們千百年如一日，完全停頓在中古式的農工業社會中，人已飛機火車，我猶人力獨輪。產業落後，智識落後，都是從這知足苟安之一念而生的。

因此我們知道中華民族優良之特質，後來發生了莫大的流弊，我們幾百年來衰弱的病根，就在這裏。我們可以把這些事用簡單的方式表示出來：

和平——武力不競——怯懦（不抵抗主義）

寬大——組織不良——自私（無國家觀念）

知足——學術不昌——愚昧（少科學思想）

和平、寬大，知足，這是中華民族優良的特質，其來源是由於「合理的生活觀念」的文化造成的。但也受了「地大物博」的環境影響。可是我們不能善保這特質，有點過度了，遂致產生武力不競，組織不良，學術不昌的惡果。

懦弱，自私，愚昧，這是中華民族現在每個人所具有的缺點，其來源是由於無武力，無組織，無學術而產生的。

但也受了「地大物博」的環境影響。可是我們不能剷除缺點，我們憑什麼來建設一個自由平等的現代國家？

現代國家的三條件，我們一件也沒有。「地大物博」可恃麼？曰「不可恃」。「地大物博」有好處也有壞處，正如天下事利弊相生一樣。和平，寬大，知足，不好麼？曰「不然，確是很好的。」但是好處也有一定的界限，繼之乎參尤何嘗不養人，吃多了一樣的要鬧滯塞不通的毛病。那末，我們既然明瞭了我們的特質，探清了我們的病源，我們就可以為目前未脫危險時期的「東亞病夫」開一個方案了。

方案——就是復興的途徑——怎麼樣？曰：其道有三：

（一）尚武 恢復生存必要的抵抗力。

（二）組織 加強團結一致的精神。

（三）科學 「迎頭趕上」歐美的文化。

以上三點也有他一貫的道理：因為尚武也須有組織的力量，和科學的供給，不是光憑「匹夫之勇」和「血肉之軀」。組織也須有尚武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不是光憑「形式制度」，和「老套文章」。科學也須有尚武的勇氣，和組織的運用，不是光憑「飛機大炮」和「烏合之衆」。但最重要的却在後兩種。有了後兩種則抵抗力自會「油然而生」。若無後兩種，則雖人人尚武，個個爭強，仍不能制勝克敵而建設一個新的國家。

自從國難嚴重以來，尤其是全面抗戰展開以後，舉國人都已覺悟到這些病源，也明白這方案是「起死回生」的良藥，但究竟服下去多少？方劑配好沒有？一般人固無從揣想，而醫生看護以及病人的家屬等等都似乎還扭於成見，不肯按方施行。病人已至垂危，還有猶豫討論的餘地麼？現在我要在「抗戰第一」「民族至上」的口號下加上一句：

「產業為先」——或「科學最要」。

這三句口號在表面上似乎都已作到了，但還不徹底。

為什麼不徹底？就是因為「怯懦」「自私」「愚昧」的病根還未拔除淨盡！如何才能拔除淨盡？必定要靠著敵人的砲火來摧毀，掃蕩；民族的自覺來開拓，啓發，教育的力量來改造，培植，瑕污不掃蕩，風氣不開拓，性質不改造，則「怯懦」「自私」「愚昧」終為中國的致命傷。倘使能拔除「怯懦」「自私」「愚昧」的病根建立起尚武的精神，團結的意志，科學的文化，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民族復興，猶反掌耳。否則我們豈能以三句空口號來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麼？

（未完）

改善大學中國文學系芻議

徐澄宇

蓋自晚清興學以還，分科教士。於課程一事，惟中小學稍有定則。大學則自始迄茲，漫無標準。各系之中，尤以中國文學系最為紛亂。當時京師大學所定，本失倫類。民國以來，往往不燭中國文學之定義及其範圍，一以人事為轉移，或多或缺，倚輕倚重。海內通人，引以為病者，蓋非一日。

頃近教部正擬聘請專家，商討大學課程事。卓識遠謀，良足欣慰。教育通訊第二十五期，復有索太君「如何改善大學中國文學系」一文。以專家而論本行，亦多灼見。輿感之餘，擬為芻議。或亦可以供當軸者之一助歟。

（一）畫清範圍：國學一名，本不可通。從俗為首，

亦漫厥界域。擅舊學者，僅以四部當之。譬猶偏霸之朝，妄謂堯封。識者譏其非矣。邇歲各校中文系，名為文學系，實則濫涉四部，而又輕重倒置。或以師資難齊，於文學正統諸科，需而弗設，而於羣經諸子之書，妄開專課。求專門講授經子者，復不易覯，則漫以考證之學當之。考證本治學之工具，非學術之本體，與文學尤相背馳。求文學於考證，猶之楚而面燕。近代治考證者復不讀原書，臨時翻閱。於羣經子史百家之書，讀未能上口，已輕言考辨矣。或且著作等身，而持學者權威矣。出而教授生徒，號召天下，遂使學子於經史未能辨章句，於詩文未能辨格律，徒於昔人生卒年月爵里窮通，考之惟恐不詳。此何與於文

學？依附考證而起者。如校勘學如板本學如考古學，凡皆工具之工具，去文學彌遠，而紛紛設於文學系中，此猶操觚爲文，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內含雖豐，而於本體無涉。故爲文學系清範圍者，宜減輕考證之學。清代經學諸人，本以避國忌不敢言義理，而遁於考證。末流之弊，偏重小學。自章太炎黃季剛號爲近代大師，學者慕之。章黃學本博而文亦高，原不獨以小學尊，小學反由之而爲天下重。而其弟子所得，乃在誦詁聲韻之末。轉相傳授，漫爲橫流，國內諸大學中文系，且以小學植中幹。誦詁聲韻未必通，而修辭弗能達意，或且不知文學爲何物。主賓易位，冠履倒置。故文學系清範圍者，宜減輕文字之學。自白話流行。學者著書滿屋，而操觚不能爲文。（索太君云：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最好是聘請已經成熟的文學家。又云凡是文章不成家數的，出來教人是很危險。實則索太持論，未免過高。今日身任中文系教授者，求其文理通順，已屬難能，強半皆不通文理之人，以小說起家者，又多不讀書不識字之流。僕任大學教授十餘年，耳聞目接，未見一枚舉。以不識字不讀書不通文理之人，且任師資，而索太必求其成家數者，得無苦乎？索太譏某著名教授學汪中不似，且貽誤學子。然某教授海內通人，久屬名家，下視文理不通者豈徒雲泥之判。）於詩古文詞，略無修養，讀原書不能條解，則遁而講授所謂「文學研究」「文學批評」。古人爲研究批評之學者，非淹貫百家，深知其美惡，如劉

彥和輩不能爲。今則臨時翻檢古人研究批評之作，抄諸盈篇，於是而「某某文學研究」「文學批評史」諸課，又紛紛開設於中文學系中。於古來名家之文，未數行墨，已妄肆雌黃。學者從而受之，益不識文學之途徑。雖曰文學研究，而去文學愈遠，故爲文學系清範圍者，宜減輕批評研究之類。減此三者，然後以歷代文學爲主幹，以經史百家爲旁枝。於經史百家之書，皆嘗從事於文學之擇研。（各大學中文系所設經史諸子各課，多爲哲學史學之研究。而不尋繹其文理，實爲大誤。往有某大學著名教授，欲并文史爲一系。所持理論則曰：文學系教左氏傳，史學系亦教左氏傳，應合爲一班。此由不知中國古代史書，皆絕妙文章，皆可供文學之擇研也。）究歷代文學，以求文章之體格，以通文學之途徑，以識文章之流別。輔以經史百家之書，以博其理趣而豐其內含。前舉三類，本屬工具之學，爲之附庸可也。苟得名家，爲之教授。（此言名家，即索太所言成家數者。）四易寒暑，必有所成。邇來各校中文學系於文學之主幹旁枝，略不重視。而使附庸小邦，蔚爲大國。學者得其皮毛，以自壯門面。舉學之後，一無所知。國家年費鉅萬，而收效如此，甯非可惜。

（二）釐定課程：邇來各校中文學系所授課程，悉不以課程本身之輕重爲定，而以所聘教授之能力爲準。本應重視之課程，或以師資缺損而停開。極無關係或關係甚微之課程，又或以所聘者適能勝任而濫開。不爲課而聘人，

乃因人而設課。往者安徽某大學，於文字學文學批評乃至目錄校勘金石甲骨文，均設專班，而於文學主幹之駢文散文向未開講。江南某大學，尊重詞曲，自系主任以至教授，授詞曲者凡三人，而詞曲以外之文學多付缺如，又各校教授，往往以人事關係，涉及課程。苟其人與校中關係較深，則校中必以專任教授相尊崇，又以經費儉絀，凡專任必授十時以上之課程。如其人本無學識，於重要必修之科未能勝任，則普通選修之科可以一變而為必修。反之則必修亦可更為選修，或且停修。是以各校中文系課程，孰應必修，孰應選修，皆毫無準則。更有擅自攬權之院長或教務主任，且代系主任分配課程，則尤糾纏百出。（曩有某教務長見予講授楚辭及文選學二課，乃不知何謂「文選學」。一謂文選即普通單篇選讀之類，何煩另設一課？又謂楚辭不過一部專書，何得為一書而開一課？予告以「文選學」非普通文選。又詢以英國文學中之莎氏比亞，亦不過一部專書，何以英文系中必開一專課？其人無以應而退。今之教務長於課程常識，有如此者，而高談課程之改善，容有當序！）今欲釐定課程，首宜畫清中國文學系之範圍，次宜斷絕人事上之關係，然後依據前條所述，以歷代文學為主要必修之課，以經史諸子為次要必修之課。（主要次要，可由學分之多少為定。）凡工具之學，概從選修。原則既定，細目自可迎刃而解。余別有中國文學系課程分配表說。今不贅。（索太所論課程之分配，專就「文學史」

「歷代文選」「分期文學」「專家文學」「各體文學」為言，皆在余所云「歷代文學」之中，而未言及諸子羣經史傳之文。索太之意，似以為經史諸子，已出文學之範圍而波及國學。余謂若舍經史諸子而專就歷代文家之文以學文，譬如學八股者之僅讀閣墨。不博其學，文無由佳。未審索太以為然否？）

（三）簡選師資：教授師資，最為基本之問題，亦最難解決之問題。而大學師資之濫，尤以中文學系為甚。習他科學及習外國語者，多由異域獲博士碩士而歸。姑無論其博耶碩耶，尚以曾渡重洋與否為徵聘之準則。中文學系，則凡自認為能識中國字能讀中國書之人，皆可以勝任教授。往者老生宿儒，閉戶數十年，尙未必其成家。今之聰明才士，以白話起家者，憑虛造語，播為小說。報紙流傳，速成名家。名譽既張，自視亦高。必不屑下就中學教職。（其實任初中教員已嫌不足。競以一試大學教授為榮。既任教授，而所不能施於用。白話詩歌小說，究不足以壓學者之心。不獲已，遁而講授所謂「具之學」。工具之學，本非常人所能役，然主要科目如詩文經史百家之學不易欺人子弟，以目錄校勘板本考古金石甲骨文之類施之初學，僅如啓蒙。以非為是，以訛傳訛，學子固莫如何也。校勘板本，本不足以成學。有授目錄學者，竟未通劉略班志之指意。或未讀許書，而自詡金石甲骨文之學。（金石甲骨文，本未成熟之學，尤多欺人之譚近世自王國維以甲骨文起

其家，主北平某大學講席頗拾浮譽。各校慕之，羣以開設甲骨文課程爲時髦耳。或於史部之書，初未寓目，略能辨識碑版鐘彝陶器之屬，眼力辨審尙不及古董之商，已自命爲史學專家而爲教授矣。又有授經學概論者，竟以韓愈爲古文學之祖，近世梁啟超爲今文學之祖。有授文學史者，於明代文家，突增二人。其一姓王名安淮南人，其一姓王名子良，竟陵人。子良並與譚復堂（誤友夏爲復堂耳。）鍾伯敬爲竟陵派之宗。（二王爲明人者由竟陵二字涉及。）文學概論者，謂戴震出顧絳之門，而孟子字義疏證爲文字學之書，凡此師資之陋，足供軒渠者，弗遑縷指。又近年各校，徵聘教授，尤多爲人事上之薦應。凡真才實學之士，苟無名流達官爲之推挽，尙能自舉而爲教授。所謂真才實學者，必於舊學根柢甚深。其人稍識廉恥，必不肯自就於官貴，官貴又尙能相知。故真才實學之士，不得出，而官貴推挽之人，尤爲主校事者所尊敬，主校事者迎合官貴以固其職，或爲更進之媒，於所推挽之人，雖雞犬亦神仙矣。教授而出於官貴之推挽，此一塗也。凡無真才實學之人，必不能久主講席，必多方以固其位，必種種以營其私，必且嫉惡真才實學之人而排之惟恐不力，以其相形見絀，多不利於已也。聚庸衆爲一黨，而真才實學之士不得入，真才實學之士不得入，然後庸才可以固其位。教授而出於庸才之黨閥，此又一塗也。又各校聘任教授，權在校長院長，系主任或無能過問。系主任無論學識高下，所聘教

授，必於本門中求材。院長則長在一端，於他科爲行外人。借使文學院長爲學教育或習外國語者，而主持中文學系教授之徵聘，行外人安能識行內人之高下？此必不可也。既不識行內人之高下，則一切聽官貴名流之推薦。推薦者又多爲不負責任之游揚，則雖毫無學識之人，亦可於行外人主聘之下而爲教授。教授而出于行外人之主聘，此又一塗也。此三塗者，互爲因果。而大學中文學系之師資，可以知矣。今欲慎選師資，必先去此三弊，簡聘真才，如能由教部慎加審察，勿參偏見，遴選海內實學，由國家聘充教授。此三弊者，必無由生。而庸流淺識之徒，自不得濫竽講席矣。

範圍課程師資三者，亦互爲因果。師資良則課程必不濫，課程不濫則範圍自有準界。邇歲各校中文學系之無亂，悉由師資之不齊，課程之紊雜。於是文學之範圍，擴入國學之領域。一切輕重倒置上下易位之病，悉從此出。故畫清範圍，釐定課程，簡選師資，實爲改善大學中文學系之要端。零陳所見，皆予十數年來教授各大學所深悉之通弊。世有識者，當不以斯言爲河漢矣。

此篇自題面視之，本與「戰時」問題無關。然教育部於此非常時期，忽然討論大學課程問題，蓋以教育爲國家命脈，持久抗戰，尤須整頓教育。本問題自關整頓大學教育，亦即間接與抗戰有關，讀者幸勿以「戰時」以外之問文視之也。

著者附識

敵軍是我們的宣傳隊

秋生

友人有人在豫北組織民衆者，比返後方，述民間編寫故事甚詳，茲擇其較有趣者，借「經世」陸續刊布之，作者隨大時代之後，有筆錄信史之責，故文字雖有潤飾，然均紀實也。

當新鄉剛失陷時，豫北的民衆很恐慌。他們怕土匪，也怕逃兵，尤其對抗戰的前途，似乎失去必勝的信念。

X縣距新鄉約摸有八十里，但老鼠似的敵軍，他們只能死據在鐵道線，對於這距交通綫較遠的地方，當然不敢越雷池一步。

縣中李XX是個巨紳，他在城裏有兩座當舖。這時縣長逃了。遂以商會主席資格代理縣長職務。這時使他最擔心的是城內的秩序難維持，而且生怕那兩座當舖不一保險。因此他招集了一個士紳會議，討論的中心是如何穩定後方。後來，他們牧慮的結果，頂好是歡迎日軍，免得社會上起紛亂。固然他們常聽到寇軍種種的姦淫劫掠行爲，而他們懷疑那也許是我們的宣傳。主張歡迎日軍最力的自然是商會主席，他說：

「誰來了給誰納糧，只要我們的生命，財產，和當舖不受損害就夠了，管什麼中國或日本！……」

結果，日軍派來一百多人，據說這還花錢運動的，虧了商會主席的面子才成功。許多人都去歡迎「皇軍」，他們認為來後可以成爲「王道樂土」，而且爲了犒勞日軍，

還獻給隊長二百塊錢。但就在獻錢的時候，商會主席和代表們便碰了「釘子」。

「沒有預備菜酒嗎？我們的吃雞，每頓飯至少一百隻雞。還要白蘭地酒！」領頭的一個日本隊長，歪着仁丹臉子說了幾句半通不通的中國話。

「唔，雞嗎？這裏有；白蘭地酒，倒沒聽見說過，此地燒酒，白干」。歡迎代表們答。

「什麼？沒聽見說過？他們不會到X縣城去買嗎？難道不知道皇軍喜歡喝那酒？八個呀嚙，亡國奴！」

「……」這時代表們雖然沒做聲，但他們已明白「皇軍」果然名不虛傳，比土匪的勒索兇的多。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白蘭地酒每天買，雞每天殺二百隻。日軍可以隨便向每家去，凡是值錢的東西都拿走，商會主席的當舖在日軍開到後的第二天便搶光了，他急的好像啞子吃黃蓮，有苦也說不出口。

一天隊長請商會主席去吃酒，而他這次的態度忽然變和藹了，笑咪咪的說：

「有女人嗎？我們到這裏快一禮拜了，士兵一沒有女

人，很難維持秩序的。這是皇軍的規矩！」

「這個……我們是個小縣城！」商會主席發出來顫動的聲音說，「這個，不容易……」

「什麼？不容易？」隊長的面孔轉而嚴肅起來，拍拍便是兩個耳光，「容易不？容易不？」一面打着一面問，最後還踢脚了一脚。

「容易，老爺，可以的……今晚上送來，……」把商會主席打懵了。

「好，滾吧，今晚送來！我們打聽的很清楚，你有一個女兒，長得很漂亮，還有一個兒婦，今晚都送來！」

「噫！」商會主席抱頭飛也似的跑了。

他跑到他的兒子那裏去，一個市鎮的警察局。他的兒子從前是警察局長，自從日寇入踞縣城後，也改作什麼「皇協軍」第幾支隊了。他喘歇歇地把方才的事情哭訴了一遍，讓兒子想辦法。

如此江南！——人間地獄

南京淪陷後，最初進城的敵軍是中島部隊。這時，大部份的人民雖然已經躲在難民區裏，但是還有許多未及出城的殘餘的兵士，以及事先捨不得離家的人，到了這緊急的時候才踉蹌地向難民區逃避。這些在街上亂奔的人，就是敵人進城後最先殘殺的對象。祇要被他們碰到的，無論是兵還是百姓，也不問是老是幼，不是用刺刀刺死，就是用

這件事激動了全局的公憤，尤其那個青年的警察局長，他們覺得自己的妻妹被人姦污了，那是一種無上的侮辱，簡直不如死了還乾淨，——橫豎都是死，何妨和鬼子們拚一下呢？就在那天晚上，他們備妥馬，拿好槍，風捲殘雲般的向城裏去。他們的人數雖然少，但城裏人對敵軍是恨透了的，大家都持木棍，拿長槍，齊聲吶喊的來助威，可憐那些高傲的「皇軍」們，便葬身於步槍與木棍之下。

從此各地的紅槍會殘倭軍，都盪起雲湧的組織了。面商會主席父子遂作了總領袖。他們嘗憑血氣之勇，直到新鄉車站；雖然也傷了許多，但他們確切揭穿了日軍只是張紙老虎，一點也不可怕。這支生力軍便縱橫馳騁於豫北平原上。

民族意識是在敵人鉄蹄下灌溉，培養，滋長起來的。敵軍的暴行正是我們的宣傳隊。

沙朔因

槍桿打死。最慘的是有些留在家裏的人，聽見敵軍已進城了，倉皇之間無處躲避就跑到防空壕裏去，居然還被搜出，把許多人聚集在一處，用機關槍掃射。其時我已經躲進了華僑路兵工署的難民收容所，所內收容的人數，已達一萬二千多，我住的一間房，大約僅有一丈二三見方，却住了四十七個人，每人只有席地的一個坐位，還是擠得沒有

一些錢。當敵騎進城時，所裏即有人傳告各難民，叫大家安靜坐在屋裏，不要到大門外去。我們一間屋裏雖然擠着那麼多人，却是大家都靜默着，神經異常緊張，沒有一個說話。初時街道上很靜，一點聲息都沒有，到了下午四點多鐘，忽然聽見外面馬路上似有人馬雜沓的聲音，又有間斷傳來的乒乓槍聲。我心裏想：說不定會衝到難民收容所來吧？幸而還好，沒有一刻，聲音就去得遠了。漸漸地天色黑暗下來，在平常所裏到了晚間，大都點臘燭，這一天却受了管理員的囑咐，大家不點燈燭，在黑暗裏糊糊塗塗就度過了一夜。

次日，我仍舊不敢出去。我們的收容所裏又有了新逃來的難民，他們都是昨天躲在家裏幸逃性命的人。據他們說：昨天一下午，凡敵軍所過之處，沒有一條街沒有死屍的，那些屍體，一時無人收殮，到他們經過時還是躺在血泊裏，慘酷之狀，決非意想所及。我們聽着，誰也免不了談虎色變！

南京失陷後最初的二三星期內，駐在城箱內外的敵軍，約有四五萬人，這一個時期，也是南京遭劫最利害的時期。全城淪入一種亙古未有的大恐怖之中，假如神話裏的地獄果然存在，我想經過南京浩劫的人，他決不會怕進地獄去了！

從十六號起，敵軍就開始檢查全城的居民。對於難民收容所也一樣地嚴密。他所最注意的是婦女和青年男子，

同時搜索行李，凡稍稍值錢的東西，都被搜去。對於青年男子，如係平頂，或者身體比較強壯的，就叫那人脫去衣服，只要肩部略有塌陷或者虎口的皮膚略形粗糙，就認為是「中國兵」馬上帶走。即或不具備上述條件，而他看着你有些不大順眼，也被加入槍決的團體。至於婦女，那更不必說了，每次搜索時，只要藏得不嚴密，即或不馬上帶走，也要受多少當場的污辱，假如有的人，稍微顯現反抗的態度，那麼刺刀的威脅立刻就會輪到。

我現在預備告訴你們幾樁事實，從那些片段裏，你們可以知道敵人的獸性是怎樣猖獗；但是，在牠們所霸佔的土地上，殺人放火奸淫搶劫，已成為家常便飯。我所舉的這幾段事實，不過是滄海一粟而已！

凡是住過南京的人，對於那繁華蒼翠之區的太平路夫子廟和中華路，大約都保留着很深的印象。但是，現在怎樣呢？中華路從內橋到南門城，已經全部焚燬。昇州路自陡門橋以東到建康路一帶，雖然不曾全燬，却也所存無幾。太平路自大行宮直達江蘇銀行，大約焚去十分之六七。夫子廟自市政府前到東牌樓完全成了一片焦土。以上所舉這幾處地方，是延燒最烈的，其餘零零碎碎三家五家被焚的，還不計其數！說起焚燒的原因，尤其令人髮指。除了敵人初進城時，故意放火，造成恐怖的原因而外；如太平路一帶，及許多民房被焚的原因，實在令人覺得可詫。我們當還記得，南京的冬天，是有相當的冷的。就爲了天氣

寒冷，於是我們的房屋器具就成爲敵人取發的材料了！太平路某店是本地人開的，牠的主人沒有離京，和我住在一個難民所裏。敵人佔領南京後的三四天，店主人就派一個老年的伙計去店房看守。有一天午後，那個伙計忽然跟蹤地跑回來，告訴我們下面一段話。他說：今天午飯後我正在店堂間裏坐着忽然門外打門打得非常之急我本想不開，可是店裏沒有後門，我又溜不了恐怕被他們衝了進來，更不得了，只得走去把門開開？就有五個鬼子兵帶說帶笑地走進來。（他們的話我當然不懂）。看見了我，有一個會說中國話的就喝一聲。「喂老頭兒！這裏有什麼人？什麼東西？」這時我就據實告訴他，這是一間空的店，什麼貨物也沒有，只勝下這些家具。人就只我一個。那人又說，並且用手比着「爐子有沒有？還有煤？」我告訴他實在沒有，只在廚房裏有一個土灶，和一些柴。那人和其餘的人說了幾句日本話，就又向我說：「快去，把柴搬來！」說完那個鬼子兵就提起腿來踢了我一下。我只得去把柴搬到房裏堆在地上，這時那五個人就每人從身上掏出一盒洋火，點着了柴，另有一個最矮的矮鬼就跑到我睡的套房裏去，把我的一牀舖蓋，抱了出來，他先把我一個枕頭放進柴堆上去，枕頭裏面是稻草，火勢就更旺了起來，那五個人如一羣魔鬼，在火的周圍轉着，嘴裏不知講些什麼。柴是有限的他們又漸漸加上棉被和小橙去，這時，我眼看火苗已快燎到板壁了，我心裏萬分焦急，要想去設法撲滅，

却又明知辦不到，我只得試着向那個會說中國話的兵說：「要燒着房了！」這人對我兇橫地看了一眼，就大聲地吼了一聲，舉起槍桿朝我肩背一下打來，並且連踢幾腳，我已經被他踢到街上。當他對我凶惡的望着時，我自以為馬上就要死了，心裏忽然糊糊塗塗地，直到被踢倒在街上，經外面的冷風一吹，才清醒過來。我的腿却軟得一時立不住，好容易掙扎着才扶了牆站着。我要走又不放心，就在街邊等着，希望那幾個鬼子，快快出來火或者還能救一救。沒有一回工夫，就聽見那五個人從門口出來，一路嘻嘻哈哈地向南走去了。我要回過去，誰知火焰已從門口向外直冒，霎那間烈焰騰騰，我們的店房就被他們烤火烤掉了！」老伙計講完這一段事實，不但是他的主人感到異常的悲憤，所有周圍聽的人，個個磨拳擦掌，爲這種亡國奴的滋味憤激着。我相信以我們當時高漲的情緒，如有敵兵撞來，我們定會把他們撕成兩半的。

從這回事情之後，我們又聽到了許多同樣的情形，日本兵烤火，已經成爲南京城內起火的一個很普遍的原因了！

以前我會經講過，從十二月十六號以後，敵人每日不斷地搜查民房和難民收容所。認爲稍有嫌疑，就當場捕去。有一天一共捕了約有四五百名青年男子，把他們帶到漢西門外的鳳凰街，關在一所空屋裏。就利用當地豐富的蘆柴把屋子圍圍圍起，澆上煤油，霎那間烈火濃烟，把半個

天都染得通紅，而這幾百名青年就化為灰燼了！據從附近逃出來的難民講：——他們本來住在家里，爲了這次的慘劇才逃來的！當火柴才點着的時候，他們就聽到了那被囚在屋裏的羣衆的噁哭和絕叫，那淒厲的聲音，絕非人世所有。他們敘述着的時候，還不住地掉下眼淚來。

南京東瓜市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那誰都知道是喬麗得俊皇宮，清幽得如仙境一般的地方。在首都淪陷之後，這裏却不再是弦歌誦習的福地，而變成了許多鋒鏑餘生的無告婦女的避難所。說到這兒，我們應該感謝那一班留在南京的英美籍的大學教授，他們專劃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爲青年婦女收容所，（在這所裏專收三十歲以下的婦女。）他們已經預計到敵軍的野蠻，想用第三國以及教會的關係，盡量來保護我們的婦女。在這個所內，約計收容了三千多人。某晚，忽然來了幾十個敵軍，毫無掩飾地說要在這裏選擇三百名婦女去勞軍，當下就有外籍教授數人，出而拒絕，敵軍悍然不顧。外籍教授雖然異常憤怒，但是一邊是全付武裝人數又多一邊是赤手空拳，僅僅幾個人，強弱衆寡，非常懸殊。在這種場合之下，除了任其所爲，絲毫沒有辦法。其時有一位美籍女教師，大家都稱她爲華小姐的，看了這種情形，義憤填膺，她以人類的同情心和宗教的精神，不惜跪在地下，用熱烈而誠懇的態度，向那些獸兵請求。但是我們知道，要想野獸放鬆牠爪下的羔羊，除了用武力而外，決不會有成功的希望的。結果，是三百名婦

女被卡車裝走，而華小姐遭了一頓蠻橫的拳腳。

就在華僑路收容所內，和我同一房間，有一位地方法院的職員，和他的妻子同住。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睡了，忽然敵軍一小隊到所內來搜查。每逢夜間發生這類事情，十之九是搜索婦女，已爲大家所習知。這時那位法院職員的妻子，很機警地就用被窩把整個身體包裹起來。敵軍走進屋裏，四面望了一下，差不多的人各在本位，盤伏不動，裝做睡着。大家在中心祈禱，希望他們粗粗地看一下就走出去。但是，不幸的事，終於無可避免地發生了！裝睡的我們突然被一種的厲聲嗚叫所激動，展現在眼前的是——一頓地獄的鬼趣圖！她——法院職員的妻子——已被一個獸兵從被窩裏抓了出來。她的頭髮蓬鬆着，眼睛閃着絕望的光，但是那故意塗飾的塵灰，和臃腫不相稱的破棉袍，終掩不了她秀麗年輕的面孔和窈窕適宜的身裁。她的一隻手臂被緊緊地抓住，在那獸兵猙獰的臉上，掛着一層勝利的微笑！就在這哭喊聲中，本來睡在她身旁的她的丈夫——那法院職員——猛然從地上躍起，用他那被饑餓流浪侵蝕得非常羸弱，而現在却激發得似有千鈞力氣的兩臂，一把就將他的妻子拉了過來；同時，我們馬上聽見一聲清脆的劈拍的聲音，那猶笑還沒有完全收斂的獸兵的臉上，已着了我們中華民國不甘受辱的好男兒的一掌！也就在這同一霎那，一閃的刺刀光中，鮮血湧出來了，這年輕人始終沒有發出一點聲息就倒了下去！啊！他的生命是結

束了！一羣野獸的包圍中他的神經已刺激得麻痺的妻子，終於從我的模糊的淚眼下消逝了！

你們覺得這是夠悲慘的事嗎？但是在淪陷區域內，正還有不知多少出於你們腦筋所能想像以外的事情呢！只就我目覩的關於獸寇凌辱殘殺我們婦女的慘狀，再和你們說一點吧。

有一天，我走過珠寶廊，在以前警察廳司法科的門口，發現了一個裸體的女屍，兩乳已經割去渾身血污。據附近住的人說，這個屍體拋在這裏，已經三天，還沒有人收殮。她是被獸寇蹂躪以後又用刺刀刺死的。

又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走到白下路中國銀行附近，正要向內橋轉去，就看見前面有一個裸體的青年女子，她的兩手，被兩個敵兵左右牽着，一路向內橋走來，才走到橋邊時，那女子驀地用力一掙，奮身就跳下河去了！那兩個兵還在河邊站了一回，才轉身回去。我們直等他們走遠，趕到河邊去看，只見見那冰冷灰黯的濁流，屍身已不知沉在什麼地方！

戎馬關山集（四）

入峽

江行初入峽。山勢已排空。亂石吞雲霧。高峯挾浪雄。整疏憐禹蹟。開關想黃風。天險由人棄。君看楚塞東。

巫山高

經世戰時特刊 第二十七期

我想關於這一類的事，不必再多講了，由於上述這幾段，你們已可想像一般。總括一句話，在南京城裏的婦女，從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到六七十歲的老婦；從窮無所歸的難民，以至漢奸新貴的家屬！能避免敵寇的污辱的真是寥若晨星！

據紅萬字會四月中旬的報告，由該會收斂的死屍已達十五萬餘之多。其實敵人到了後來，他殺人的手段更進步了，他們往往是把要殺的人帶到江邊或是塘邊，用刺刀或機關鎗解決之後，就成排地推在水裏，一點痕跡都不留，這筆賬又何從算起呢？

我想，關於敵人的殘暴野蠻的種種情形，如要詳細地講述就是幾天幾夜也不能講完，你們從這些片段的事實，當可推想到一般了。總之，我們以前那山明水秀偉大莊嚴的首都。現在已經淪為地獄了！我們多少親愛的同胞，每日呻吟在那些魔鬼的淫威之下。怎樣奪回我們的河山？怎樣拯救我們的同胞？無疑地，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勇敢地負起這種責任來。

（待續）

徐澄宇

巫山十二峯。一一撐碧空。峽險雲兼雨。江迴浪卷風。地形關楚蜀。人事異窮通。借問西來者。能移日再中。

白帝城

白帝孤城夔府東。舟人遙指永安宮。可憐杜老哀吟處。日

落猿啼類轉蓬。

李成

壓天風雨憾危機。棟折樓崩一壁休。草草始基還自壞。早知傾覆更何尤。

編輯後記

編者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這是一般人所承認的兩句格言。天柱君的感想之作便是由這兩句格言所推動，他未攻擊任何私人，任何機關，只是說明一般現象。我們很希望天柱君所說是一片糊言，否則若還有若干真實存於其間，那真非國家之福。

蕭一山先生在這一節中除指示中華民族特質「和平」寬大「知足」所產生的流弊外，更提出復興的方案「尙武」組織「科學」在下期中蕭先生要進一步說明他所提方案的真正的意義。

中國大學科程原多漫無標準，徐澄宇先生執教各大學中國文學系有年，為中國有數之青年學者，他的建議很足值各大學當局的一顧。

石友三說「不當漢奸，不知道愛國」，人民未嘗過日軍殘暴的滋味，也不知道亡國的痛苦，感謝日本「皇軍」你們好淫劫掠的行為加強中華全國的民族意識，伏生先生所描寫的豫北淪陷後的情形很可以使淪陷區域的民衆奮起殺敵。

敵人在南京的暴行已經傳聞於世界，沙女士這篇記載更給了我很多的資料，日寇，你們的罪惡，罪惡，這筆血債，看你們怎樣償還。

第廿六期要目

- 中華民族之特質及復興之途徑……………蕭一山
- 開徵牛產稅與抗戰前途……………世康
- 從國際法觀點論日軍使用毒氣……………王希蘇
- 如何選讀刊物……………天柱
- 日本戰時財政之危機……………袖風
- 抗戰期中司法方面應有之覺悟……………章任堪
- 戎馬關山集(三)……………徐澄宇
- 編輯後記……………編者

編輯者 經世半月刊社
發行處 重慶字水街朝天驛九號
社址 重慶字水街朝天驛九號
代售處 各埠書店
(出版)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零售) 每册五分
(定閱) 半年五角 全年九角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中宣部登記證文
字八百五十七號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〇六〇號